

文
字
初
桄

上海有正書局印行

(行) (發) (局) (書) (正) (有) (海) (上)

文 漢 漢

斯集所採錄者均爲歷代名人論文之作有述體之源流者有論文章之優劣者有研究段落篇幅者有考求鍊字造句者莫不序述詳明引例確切故成材者得此可爲他山之助初學者得此可知入門之方誠爲研究文學之佳書凡有志者均宜入手一篇也內容如下第一冊文章緣起
梁任昉
第二冊文則
宋陳騤
第三冊文說
元王構
第四冊文章新火
明方以智
第五冊退庵論文
清魏際端
第六冊文緊
清劉熙載
第七冊論文
清呂文
第八冊論文
清梁章鉅
古文緒論
清呂文
邊紙印二元

評 註 古 文 四 象

自桐城姚惜抱氏以陰陽論文獨闢千古不傳之秘至曾文正公因而推之而言益奇剖析益精於是有古文四象之作陽分太陽少陽陰分太陰少

陰又於四類中各析爲二類則由四而八焉太陽論文之噴薄與跌宕之氣勢少陽論文之詼諙與閒適之趣味太陰論文之宏括與含蓄之度識少陽論文之沈雄與悽惻之情韻易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本此義而審定二千年之作以爲某篇屬太陽某篇屬少陰此則前古所無信乎能擴充姚氏之學而大之者也本局刊印斯編又加詳註圈識可稱善本矣四冊八角

文 章 義 法 指 南

古人文章原有義法義者何言之有物是也法者何言之有序是也自清之桐城文家揭其秘鑰學者翕然宗之尚已今則小說風行世多習尚委靡之文坊間選本大半雅俗龐雜其批語又往往瑣屑破碎於古人之義法概未得其要茲編錄前人尤雅之文每篇特標其義法之所在爰名之曰文章義法指南蓋示初學以從入之途庶幾臨文之際方知若何命意若何立言若何謀篇布局而達其辭惟然而言之有物有序不難矣所謂義法如斯如斯爲文之道豈有他哉五冊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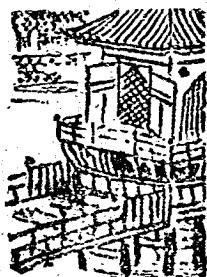
序一

程善之爲文字初桃旣成。其友人張樾亭讀之訖曰。善哉文平。樾亭不文。然善之固樾亭之知己也。可無序乎哉。善之爲人。豐而頑。修而微。區十年以前。自命壯士。栩栩欲有志天下。旣無以發之。乃退而以筆耕自給。嘗大病不死。遭家庭之難不死。歷大憤大怒又不死。曾無幾時。怡怡如故。世人見之者。或曰。此書癡也。此好事者也。此深沉人也。此厭世派也。要皆不知善之。惟余交善之久。知其人無他。一血性人耳。當其血性所至。可以驚天。地。移山川。開金石。泣鬼神。其血性所不至。則怯如婦人。嗇如市儈。愚如農夫。如是而已矣。近者學佛矣。能以學佛克滅其血性。與增長其血性否。所不敢知也。所敢知者。其壯歲之爲人也。余不文。即不復言文。惟寫其生平。

文字初桃序

以告世之讀其書而欲識其人者。

民國五年孟夏上浣張樾亭識于滬濱



自序

沉埋文字海。忽忽三十年。用文字課徒。亦復十六七載矣。眼前歲月如電。如幻。求所爲現在者。竟不知誰屬。顧前時諸子。總角丱兮。突而弁兮。且復有出身任事者。變化萬殊。豈當日所及料耶。即其歲時過從。道舊故爲笑樂。偶詢以幼年所爲一篇一幅之中。賞心而愜目者。余猶誌之。作者半茫然矣。吁。一入世途。歧徑百出。性情學問。猶欲強葆其朔。不惟身所難能。亦且勢所不許。無足怪也。差幸生平獨以咷嘆窮儒。不失故業。雖東奔西走。總不離文字一關。蓋爲之也恒斯念之也篤。情識所專。固不與意氣俱泯歟。暑坐無聊。偶從敗紙堆中。重行搜出。念今日學堂課作。坊間選刻者多矣。爰效顰爲之。薈撮精萃。長短以次。得六十篇。益以平時擬作記物記事。

者十數篇。都七十餘篇。不敢語舌作者。以視今日坊刊塾課。殆於不侔。華生不浮。文特精悍。夙昔所愛。特誌其名。餘概從畧。嗟乎。更數十年。文學之興衰。復何如耶。聊以過去之紀念。作未來之模範。世其有燕石之癖者乎。將操此以問之。

民國四年七月新安程善之識



文字初桃

古歎程善之編



說毛筆

非徒以其五字須必
注意方見起筆之作
而且是又加一層總
收若是一句者總

夫筆非徒以其鋒銳而已。必其作字也。大小自如。運腕也。輕重得失用
之而剛不爲阻。小用之而柔不爲撓。而且含墨不枯。蓄勁不散。不歧不偏。
不膠不濕。若是者惟毛筆能之。

連八不字可悟作排句之法

說鋼筆

鋼之爲筆。以作橫行文字。其利有三。鋼質剛而含柔。便於著力。一也。剛柔
相濟。以爲夾縫。之疎密。而墨汁。因之。以下行。二也。紙滑。而筆堅。相激。以生
輕重。而筆畫。之粗細。從之。三也。然而舍厚紙。則無所著力。用烟墨。則又患
其膠。倘亦遷地。不能爲良歟。

此種物理
殊不易寫
毋以短寫之
而忽之
中筋亦
處處皆然

分三層說來便於學步○此與上篇皆體物之文以細勝者此篇收局作一折筆尤宜細玩

說鼠

非字則字
並用排句
三方不板滯
三句真情實事

鼠渺然小獸也。然而其出也不畏人。其齧也不擇物。人雖惡之而莫如之何。是何也。其足跡所經。非堂坳之旁。則几榻之下。人之逐之也。奔馳則促屈伸則累轉側則擠。而彼轉因之從容以去。是非力不敵。勢不便也。觀此可以知流寇。

妙處在結尾輕一點小中見大

約遊西湖啓

首夏又將臨矣。想雲鬱霧黛之西。予方顰其兩蛾以送東皇。我輩俗人。乃俯首低眉於紅塵擾擾中。不亦負此良辰耶。請與閣下即於翌晨聯袂而

雲鬟霧黛
是山水之美
人兩面雙關

夏日樹木
蟲密故曰
他時則不
謂明鏡
亦巧映合矣

往吾知山鳥奏其清謳湖波拭其明鏡將歡迎我儕於六和塔畔也臨頴
神遊曷勝企盼。

西湖在昔人多以之比西子文即就此生發極有神味

說豪傑

赫赫然巍巍然而稱之曰豪傑。豪傑果如是而已耶。其赫赫也人見之其
惕惕也人不得而見之也。其巍巍也人見之其乾乾也人不得而見之也。
惕惕者何名之未成也。乾乾者何事之方艱也。其未成而方艱也孰知他
日之必爲豪傑哉。然而人欲學豪傑必自其未成而方艱時始。

篇幅雖短而有千里之勢由能轉也。轉之一字爲短篇絕妙法門最宜
細細揣摩領會不可忽略看過。

說羊

下角字觸也。此實字踢也。虛用法勢，何其文靈活之極。借人一襯，以慨歎作結。

羊有角不能以角。羊有蹄不能以蹄。戢戢然水之飲草之齶。叱之而左右揮之而前後。何其柔且馴耶。何其仁而不齷耶。何其服從而嫋習耶。噫獸之德者歟。然而皮穢於裘服。肉熟於鼎俎。毛筋骨角被於器械。悲哉。何羊之德而人之不德也。嗟乎。智不足以自立。勇不足以自衛。雖德亦奚以爲。文純用寄慨之法。讀者當會其言外之意。

說孝弟

嗚呼。此身之壯也。父母則中年以後矣。子之事父母亦有限矣。念人無父母。此身何自來。念此身所自來。則念父母。念父母則推及與身所同。自來者之兄弟。由是還念。所以趁此有限者。當何如。不幸而彌此有限者。當何如。如此身所自盡者。更當何如。嗚呼。孝弟之道無他。一念而已矣。

以念字作骨。句句相衡而下。須看其由孝到弟。一任自然。不須明說。處

起有至情真。限二字。是孝。彌者補也。是弟。自盡是總一句。

記雨後

寫景
空氣一假
是寫景中假
之人

宜字鍊
閉目思之
是人中冷
景得字冷
雋

斜陽一片橫抹於林端屋頂空際之雲薄薄如縠西方之霞光暉暉如火右曳左帶俯視河水澄碧若鏡草木亦欣欣作新色此何時乎此非昨日雨後薄暮之景乎其空氣潔呼吸宜鼻其光景豔顏色宜目其境地靜悅懌宜精神諸生愛焉請有以記之余爲此諸生其閉目思之得矣

凡寫景之文重在一真字此篇蓋以真勝者

約人賞月啓

久不作清談矣東風戒芳草木欣欣皆有生意春江月夜古人所稱宵闌人靜殆吾儕遺興之時足下倘惠然肯來攜手於大隄之濱倘佯於江月之下放懷長嘯冷然皓波長風直接溟渤置身其間如在銀海矣足下亦有此佳興乎抽筆伸紙不勝翹企之至

以此數語足
以鼓人遊足
興暢故也

文之豪宕處與約遊西湖異曲同工可比較觀之

論自立

號之曰大丈夫。好男子而不能自立。奄奄以生。汶汶以沒。恥乎哉。孰不恥之。其孰不思雪之。然而其孰能雪之者。志不立。學不專。材不成。而曰自立。自立識者。撈耳而走矣。夫志立而後學。專學專而後材成。今口多大言。志豈立乎。行多浮泛。學豈專乎。自矜小慧。材豈成乎。謀自立者。亦反之而已矣。

格局與說豪傑相似可以參觀

記玉蘭

玉蘭之種出自舶來者。號曰洋玉蘭。印度產古所稱曇花也。之庭得一株焉。葉亭亭如蓋。花大如盞。六出而黃萼。其潔也。妙處在其字不字。其

起有聲勢
孰其孰然
而是三轉
筆
今字翻一
筆
反之再翻
恰好收住

華也。玉不足溫其釀也。不露而釀其朗也。不月而皎其芳也。不風而播花之得此。其猶果之有荔枝。味之有江瑤柱乎。余愛之尤願諸生之愛同於余而勿忍折也。

文氣無甚奇特處而中間琢句特工可以爲法

說獅

借霸王二字發揮王二字從王二字生出何以爲情四字刻結處見本意

今天下之言猛獸者孰不首屈其指曰獅哉獅哉是獅也一怒而虎豹股慄一吼而百獸震恐其肉食者之霸王乎然吾見籠而畜之者矣鎖而羣之者矣且有豢以爲戲者矣霸王乎一旦不王而奴何以爲情蓋身命可惜美餌可貪困餓不可忍雖奴也亦何恤爲之嗚呼英雄失敗死爾死爾可王可奴誠獸已

亦是借禽獸寄慨此種文字與實寫者有別

說春風

數其若字
特爲類活

送字鍊得
自然

收與起相
應

決。決。乎。爾。儕。亦。聞。紙。鳶。之。聲。乎。試。仰。觀。之。飄。飄。乎。其。若。無。所。止。也。雍。雍。乎。
其。若。有。所。適。也。浩。浩。乎。蕩。蕩。乎。其。若。無。所。往。而。不。可。也。噫。此。非。風。之。力。歟。
風。之。在。春。也。送。日。之。暖。送。花。之。香。送。雨。之。細。送。水。之。漪。而。其。狎。於。人。便。於。
體。和。於。耳。目。雖。小。兒。亦。知。愛。之。利。之。者。尤。以。紙。鳶。之。故。吾。年。逾。壯。矣。偶。念。
及。此。猶。神。往。於。平。蕪。淺。綠。間。也。

一起便將此題神理描出以下迎刃而解矣

賀移宅啓

板與輕軒見潘岳閒賦蓋指太夫人言若其人父言

讀賜函知遷居在即並聞新居爽塏殊勝於舊際此春晚夏新花香鳥乳窗明几淨風日宜人懸知板與輕軒隨意遊賞陔蘭庭桂暢然怡情鄙人雖身在異地興言及此神亦不禁爲之馳矣近來事何種著述耶得金谷

母俱存
不宣單用
此典便

用一漸字
便含有習字
學之意在接
內是勢故
本文是因知緊
倒說來文而顛
收筆力方
振得

之園作翰墨之藪想風徽所播當不僅令洛陽紙貴而已肅賀起居無任

頌禱。

板輿輕軒陔蘭庭桂便將一家上下通行包括郤不見筆墨之痕此最

可法

論求學

天下不學而能者有之乎飲食之漸也在哺乳喜怒之漸也在笑啼趨步之漸也在匍匐是人人所同具者且然而况人生處世之道乎是故智愚者知不知也勇怯者素不素也進退者能不能也其歸皆學不學也世謂聖人生知不學而能斯語也孔子且不敢承以余所見獨蜂與蠶耳人果自審非聖人其母爲昆蟲所誚焉可也。

第一段就旁面言之第二段就成效言之第三段又反言之通篇無一

文字初桄

九

呆筆無一正筆可模範者在此

說柳枝

春初之際。日暖風和。凡梅桃之屬。皆爭妍吐艷。其間以新綠相映帶者。則有柳枝。柳枝之初萌其葉也。迎日飄絲。蘸波弄暈。遠望之。則疎而不揜。其鮮。近視之。則細而愈覺其嫩。其經風也。則搖曳而顯其輕。其遇雨也。則熹微。而形其潤。凡此皆花之所弗如者。而惟柳之柔荑得之美哉。枝乎。三春一過。飛花滿地。茂葉成陰。而光陰又別矣。吁。韶光可母珍重也乎哉。

文不必有深意。而字句頗得雕琢之妙。收筆殊韻致。

說衛生

生孰是不自愛者歟。刺以棘。則膚撓搔。以粃。則目逃。其孰是不自愛者歟。
引故作虛筆
人而言
三之字指

不知二字
特地一點

結尾與起
相應

則戕生命。其爲害豈僅棘與粃哉。而人曾不之敵者。惟不知衛故也。知之則飲食有其節。寒暑有其備。灑掃除治有其時。加之運動以鍊身。清靜以養心。雖不長生。亦當上壽。蓋衛生之道。無他。自棘與粃推之而已矣。

就眼前指點思路不必新奇而陳義自確不可易

書盜

吳市患狐。陸姓者。晨而起。墜石擊其額。暮而宿。火光出於窗。長幼相戒。皆曰。狐也。狐也。不敢問。亟殺雞。禳之。已而失其釵。失其珥。失其衣笥。又曰。狐也。狐也。益不敢問。禳益豐。其壯者怒。曰。狐也。敢爾。夜獨起。伺之。無何。得人積薪中。識之。其鄰也。搜其家。得前失物焉。薄責遣之。鄰他日過市。衆皆指目之。曰。狐也。狐也。鄰忸怩掩面走。

野史氏曰。今世之號爲狐者。如此。

甚
只一句諱

只就事實敘去而眞偽自明由其形容處得冷字訣也

記暮景

新雨旣過。日影在簷。屐聲過巷。室中微暗。乃偕諸生。倚闌望遠。見夫林之表。有景殷如天之西。有光煜如溪之中。有暈漣如木葉之垂。有珠粲如咸不禁欣然而喜曰。美哉乎斯景歟。余曰。景則誠麗矣。然析而言之。則斜陽也。暮霞也。流水也。殘滴也。何時無之。何地無之。今日之樂之者。何也。吾儕於此煩而得靜。倦而得閒。觸於目者。遂若有所會焉。吁。景爲之歟。心爲之歟。

虛寫
實說

點明

虛於前實於後。小品文字中之有針線迹可尋易於倣法者。
築室說

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庀羣材。相地形。招衆匠。籌經費。製圖型。諸事

建築二
所以遲之二
其有成算字
二字形容也

下數不
然亦

責重三
引喻四五

五

四

三

二

一

也

事者不撓不莽不求疾不慮遲而惟落成之務是何也以責重而任大故也夫天下之任大責重者亦多矣而惟築室能享落成之慶然則天下之盡其責任者獨工師也歟哉

悉備遲之而後斧斤以施又遲之而垣墉以建又遲之而丹牆以具而棟宇以廣諸事者一有不備焉則羣局爲之牽動遷延審顧不敢輕易主其事者不撓不莽不求疾不慮遲而惟落成之務是何也以責重而任大故也夫天下之任大責重者亦多矣而惟築室能享落成之慶然則天下之盡其責任者獨工師也歟哉

層次既定即以奇偶相參而下讀者詳之

說秋景

逆起一

辯二

證實其景

或曰秋無景也樹之茂者凋草之綠者黃蟬之疇疇者咽秋何景哉客曰不然夫四時之氣春艷而俗夏熟而煩冬寒而厲宜人者莫如秋秋之景於寒林得其疎於空階得其靜於蟲吟葉落得其幽於月明露下得其清於風高日晶得其曠其夜寂也則讀書宜其山空也則射獵宜其氣澄也

主人言四

則縱眺宜其汎寥荒落也。則吟咏遊賞無所不。宜秋曷云無景哉。主人曰。善夫。迺錄斯言也。以爲秋頌。且招之焉。

用問答體是作文最省力而易取巧之法

暑夜納涼記

未夜一
纔夜二
夜景三
赤日橫天。火德正位。清風不動。纖雲不留。惟扇不停揮。以俟日之既夕。俄而斜陽頹晚。霞歛炎氣。却繁星懸。乃移竹榻列几於小園之中。緣樹之側。仰見銀漢界空。星影錯落。於樹枝間飛蟻蠟蝶之屬。從暗覩明。時拂短檠。豆籬之畔蟲吟。初出微風。從籬間來颯颯然如飲人以甘露也。無言靜坐。不覺鉤月已上。映暗草低樹。微浮光知夜深矣。含清抱涼。披幃而寢。耳畔猶若聞更拆之聲。一二點自深巷中出也。

夜深四就榻五
此處有忌所
盡之致佳
以為

寫景之文體貼入微便是合作無他妙處也

點題一

詰二
短句峭甚

案三

闡四

五
旁敲側擊

狐獸耳。迷信者至奉之以爲神。夫狐之爲神。孰見之。神之是狐。孰證之。神至貴。獸至賤。媚獸爲神。獸不喜誣神。爲獸神有知。神怒矣。神不怒。神不神矣。神且不神。何獸之神。乃無端而信。神無端而擾。獸爲神。無端而指。無獸無神之空室。謂其即獸。即神。夫媚至於誣神。賤至於拜獸。愚至於無神。無彼號爲迷信者。亦固服之無斁也。又何耶。

辯論處極其銳利而得力。仍由於排句。蓋排則不單文氣之所以壯也。

約友人銷夏賞荷啓

日來經旬無雨。趙宣之膚。殆不可當。揮扇之手。爲之疲於奔命。日斜浴罷。方得稍息。薨薨之蚊蚋。復相逼以來。揜攘之中。僕人偶報西郊曲池新荷。

銷夏二

正豔驟聞此語。不啻於塵世間。覓得一仙都也。擬命扁舟一葉。烹龍團一壺。期閣下於雲水鄉中。以銷永晝。或則就水閣之旁。輕飄所廻。芳姿可觀。於以鋪文簟。下疎簾。效昔人賭墅之戲。可乎。凌波仙子。衣袂飄香。遲此以。往。又恐紅衣欲褪。露蓋將殘。行嫁與西風矣。忽忽奉函。延佇不盡。

末段頗有雅致。不得過以小家氣輕之。

父母唯其疾之憂證義

疾一

今使吾人安其居。豐其服。美其飲膳。時而安坐。時而高臥。無所事事。而使爲父母者供奔走。奉衣食於吾前。於吾心安乎。吾心不安而有時不能不如此者。果何時耶。則有疾時是已。子有疾。惟父母憂之特甚。憂之特甚。則勞之倍周。吾心雖曰不安。而身已不得不受之矣。夫如是也。而忍以爲常乎哉。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爲人子者。不自謹慎。不自保攝。則是常安。

證明三

其身而憂勞其父母也。處任意放情時思之。思之。

善用逆入之法故詞簡而達理淺而至

說勤

勤之必要

人之生也莫不有自生之道焉農之耕也商之貨也士之書也卿大夫之政也豈徒以相營役已哉亦即其所以生也惟其力之愈勤則其生之愈泰故農必冒犯暑雨商必跋涉舟車士必殫精於書策卿大夫必宵旰於國事自其大言之所以治國平天下也自其小言之亦所以仰事俯畜無凍餒之憂也今世之好逸惡勞者乃謂安坐養尊而經營作賤不知天下之擊揅矻矻者皆有職業之人也惟罷民乃作而不勤惟乞人乃閒而無事何貴之有

反收三

文淺而理確不必尙詞而詞自勝無枝詞故也

防盜議

此確是一起
來也。故以相
道者爲勁敵二
來。來。故以相
敵三。

盜可。防乎。盜可。防。天下無盜矣。盜不可。防乎。盜不可。防。將傾家而授之矣。
然則將如之何。盜不可必防。而終不能不防。亦祇得防所能防而已。盜之
來也。不識我途徑。不敢來。不審我虛實。不敢來。不得其引導也。不敢來。其
敢來也。主人之疎也。僮僕之貳也。窺伺之久也。潛形異服之不察也。皆足
以啓之。防之若何。防之於夜。先謹之於日。防之於管鑰。先謹之於垣墉。防
之於外人。先謹之於僮僕。此所謂防所能防也。若其明炬而劫縱鎗而掠。
則國法所尤不容。國法不容而不能禁之於吾人乎。何有。

節節相衡。局勢極緊。蓋明於反正之法。而以排句出之者。

與友人論事書

追溯一
日者以事就商於閣下。閣下慨然引爲己任。僕始聞而疑。繼而渙然釋豁。

問二

敘交情三

廻護四

歉仄五

然悟曰此閣下之熱心也。以閣下之才識而副以熱心。寧不知所感激奚顧慮爲。是以內不謀於室外。不諮於友。壹聽閣下。乃今者旣數月矣。將談議之未成耶。籌畫之未畢耶。何遲遲無一紙相報也。人之相知。相知以心。弟於閣下。宜可以掬誠相對。果有棘手。何須力闔。且人生才識各有短長。彼此相希望期許者。豈必專注於一端。前此冒昧。歉仄實深。如閣下必硜。硜守言信。行果之義。相累愈久。令弟心歉仄彌甚矣。幸裁酌之。若何。

有詰問處。有廻護處。故語氣雖有抑揚。而對人不致激怒。

答書

事務煩冗。數日未修箋。罪甚。罪甚。辱函若疑。弟之未能爲力。而報於自陳。者循誦再四。何其婉而善諷也。弟自別以來。晝則經營。夜則籌畫。未獲一日之暇。雖非專爲閣下。而所委託者。亦其事之一也。今幸俱已就緒。可以

就來函起

叙事二

此段最是
解說筋節處

答覆四

相對無愧。前此所爲不言者。自謂旣已出身爲人。任事則磨曆費舌煩勞奔走。皆勢所必至。事後而侈陳之。雖有居功之嫌。猶得落成之喜。若事半而告則。徒以困難之情狀。令人猜疑。危懼而已。非徒無益。又滋議焉。於任事之誼。何居。今幸藉手告成。故於事之曲折。別紙詳之。而先舉斯意。以釋閣下之疑。閣下其何以教我。

事理明白而辭足以達之

朋友有信說

人孰不欲人之不我欺。然亦往往喜人之不我覺。欲人之不我欺也。則以信。期人喜人之不我覺也。遂不禁以不信待人。原其始不過欲予智自雄。而弄人以爲笑而已。而不知於忠恕之理。大相背也。演而日進。惡德以成。至於持躬接物。莫不皆然。人已之際。遂判若兩途。此猜彼防。終至於受其

對勘一
畧叙始末

累而悔之無及焉。故朋友之交。當以彼此相信爲主。於欲人之不我欺也。則念始動而自反焉。於欲人之不我覺也。則念始萌而力遏焉。此蓋忠恕之道。而當然之理。毋以口舌爲輕。而致蹈於悔不可追也。

此特爲童年說法者。人我兩層夾翻到底。說理亦頗明透。

書簡大獅

叙原因一

簡大獅二

大獅舉事三

敗死四

甲午之役。和議成。臺澎割唐。劉兩帥逸。日軍入臺。樹旗新高之嶺。臺獵人簡大獅者。勃然起號。於其儔曰。孰是我。觥觥大國堂。堂數千里之土。曾無一人拒敵者耶。有知恥者。從我來。從者如雲。一朝有衆三千。即部伍之。丙夜襲日軍新竹。獲火槍二千。陀礮具稱。是日軍大驚。悉其衆來攻。大獅因險出奇。殪其親王。一大將。三日將。不敢進。相持匝歲。日以金啖其衆。衆闖大獅歎曰。天乎天乎。輕舟走廈門。日索逋急。廈門之吏。遣騎執大獅。縛過

字慘
無復敢三

市大獅呼曰同胞聽者天下有執其所親以畀其所仇者耶市人皆垂涕大獅死臺民痛且憤自是無復敢爲中國者

敘述處饒有生氣收筆尤慘烈動人

說郵局

古時一

近代二

今日三

省通時準
四字錄

成效四
西事五
滅公私兩便於此可徵泰西相傳曩時英國兩童異地而居乃相約畫徽

昔者帝王之建國家也置郵而傳命使驛吏掌之所以通內外合遠近也其事則官其用則公私人不得而役也信局之設畧仿斯意而設之者平民用之者亦平民利固溥矣顧其費多而時緩猶有憾焉私人事業以利爲的亦固其所至於近日郵傳有政乃大便矣蓋不論遠近爲費則一便在省五洲萬國所如無阻便在通役徒往還風雨無間便在時方寸印紙

公私如一便在準故自有郵局以來驛站既廢民間通信之局亦漸歸消滅公私兩便於此可徵泰西相傳曩時英國兩童異地而居乃相約畫徽

識於封面以爲戲。國家因而效之。郵政以成。嗚呼。功偉矣哉。

層次井井有條不紊

介子推論

畧叙一

二語定案
引證二

此正以外三
實其罪狀
歸來四

收更推五
一層六進

晉文公出奔。介子推從之。文公返國。賞不推及。母命求之。推不可。隱綿山而死。嗚呼。忍哉。推乎。悲哉。推之母乎。傳記有言。爲貧而仕。抱關擊柝。亦爲之。是故爲人子。有不羞小官。捧檄色喜者矣。推奈何違母意耶。嗚呼。文公出亡十九年。推從亡。亦十九年。此十九年中。爲母者冷月淒風。倚閭望子。推而一念及之。能無心恫也乎。無恙歸來。更親顏色。廻憶十九年前歲月。依然而母則皤然老矣。十九年中。爲事君之日。十九年後。則養親之日矣。一喜一懼。何以爲懷。奈之何抗一己之節。而違菽水之歡。負一時之氣。而失庭闈之養也哉。推於是爲不孝矣。傳有之。推焚於綿山。母與俱死。斯

言而可信也。推之罪更通於天矣。

以淒婉之筆寫沉摯之情。讀之覺語語動人文。若此不虛作矣。○此華生不浮作。

記暮雨

敘時一 晚課既罷。退就齋舍。諸生從焉。於時清風徐來。涼意拂拂。時掠人面。諸生樂斯景也。咸就窗而攬之。首夏初臨。意態如客。窗外雨絲成陣。從茂林間過。風之力不鳴條。雨之力不垂溜。長河一線。從綠陰中度。波光蕩漾。明暗相疊。樹頭殘瀝。新舊互積。至不勝濕。乃一一下墮。點波成紋。紋相推前後。凌亂循流而下。數武以外。參差漸平。瞻望稍遠。則雨盡成烟。樹頭屋角。微露烟際而已。蓋灑地處東海之濱。潮流洄盪其閒。濕霧因風隨之以散。春夏之交。故多溟濛之雨。諸生旣心賞焉。欲記之而難爲辭。余因爲此以敘原因五。遠景四。

感概六
收筆特作
盡一折有不作

示嗟乎斯人斯景於今亦尋常耳他日時過境遷取斯篇視之或將瞿然有感也

繪影繪聲此景非身蒞不到也

文難說

學孰爲難學文爲難文何以難言之爲難言何以難能思爲難非思曷言非言曷文蓋操觚之初邈乎其無可始也茫乎其無有著也蕩乎其莫能名也如是者有時思有緒矣然而猶苦於前後之無次也始終之不貫也彼此之不順也如是者又有時言就理矣然而猶必抑揚之以爲虛實排比之以見形容頓挫之以合音節離合之以示呼應一或不諧則必比擬調配心摹意追及一句之得一節之成而原意之爲所撓亂者十嘗四五則又必重爲之思索探討以竟其局故初學之際思易啓亦易窒言易舉成言以後之難四將成時之難五濟難之法

亦易清文易就亦易窘奚以藥之多摹多讀多習多熟毋苟完毋欲速能斯六者文難而易。

是過來人語

留別某君書

叙別雲樹故人下足謝舊飲三層層三層

別故鄉半生。一日歸來。雲樹猶昔。間故人已多半零落。爲之淒然。繼晤足下。雖逾中年。而神氣壯旺。有過於昔。復爲一欣。臨行損辱見招。置酒海棠軒中。炮鼈烹雌。飛觥競醉。登舟一覺。猶有餘味也。憶舊時我兩年方象勾。時時就尊府釀飲。當日常預斯會者。共十餘人。今之所存。乃不及半。沒者草旣經宿。墓木亦復將拱。存者飄零四方。奔走况瘁。回念曩時。如隔天壤。今日猶有兄。猶有弟。猶有舊友某君等數人。猶有當日聚會之海棠軒。然則此數年後。吾輩當何如。偷追念。今日又安得不目爲幸會耶。嗟乎。更

是最動人文中一層處

寫法收風景
蘆花引到以作
二毛真有同
情思非同湊

就目口耳
腦說起一

目二
分疏

口三

耳四
讀書全五
之蔽

期後會當復何時。途中秋風颯颯。江上蘆花各已白頭。攬鏡自照。亦見二毛歲月迫促。臨頸歎惋。不盡欲言。

極淒婉之致是善學歐文者

說讀書

人之於物也。熟於目不如熟於口。熟於口不如熟於耳。熟於耳不如熟於腦。故爲學者。目至而口至。口至而耳至。耳至而腦至。乃克有成。此書之所以非讀不可也。方其始讀。以形合體。以體誌義。特目識而已。至於句爲一聲。章爲一氣。則口之用見矣。久之。口有吟而句若聯聲。有發而調自續。則耳之效成矣。因目動口。因口入耳。目口耳之用全。而腦乃受其範。思慮之發。感稟以行。譬之腦爲電車。而目口耳則其軌道焉。故讀書之際。他顧則目雜。他聽則耳雜。他言則口雜。及其發爲文也。雜而入者。亦雜而出焉。欲

總收七

其成章不亦難乎。善讀書者首當戒此。而後目口耳腦爲一。目口耳腦爲一。而學猶不進者未之有也。

經驗之言非泛泛著筆者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秦索璧於趙。趙使藺相如奉璧入秦。卒完璧歸趙。夫秦強而趙弱。趙不難於與璧。而難於不與璧。不難於不與璧。而難於與璧。而仍還璧。不難於與璧。而仍還璧。而難於使秦無所藉璧。以啓釁。故與璧。而受給者愚也。不與璧。而無以拒秦。仍愚也。與璧。而還璧。而使秦有詞焉。不愚而智。猶未至也。璧。可以去趙。而入秦。可以出秦。而歸趙。可以使璧同入秦。可以使璧獨歸趙。可以令秦王見璧。令秦之羣臣見璧。令左右美人見璧。令見璧。而不能有璧。在前。而不敢奪。失璧。而怒。怒而不能逞。志於使臣有加於鄰國。於是。

上此作輶
先將難字
寫足二字
更以愚字
仲從引亦
如方如生
此足此色
相暢必正而
如寫假假如
生足爲酣

歎相如之智爲獨絕而秦之爲所玩弄也嗚呼李牧誅邯鄲郡璧與趙終於入秦悲夫悲夫然而相如之名不與俱泯賢豪之意氣有重於山河者夫豈以偶然之成敗爲其得失也哉

前半蓄勢極足後半放筆極快熟此可悟爲文張弛之用

說羣

就人說起

反折二

羣人以爲家羣家以爲社會羣社會以爲國雖有大小之分而其爲羣一也然而羣之合也最難當其未合也一事之推服一語之翕從而相欽於無已及其既合也則各有其性情各顧其位置而紛爭以興嗚呼一國如此一家如此何爲而不渙且弱也夫羣始家而終於國則家者國之基礎也欲合國羣先合家羣合之如何寧明以爭之母暗以相猜也寧直以出之母曲以相報也寧面質是非母腹誹以相譏也如是則各顧於公以全

合羣之理

收四

私各出其私以爲公不必無意見而無不可解釋之意見不必無是非而無不可正言之是非則羣可以合矣羣合於家而家治羣合於國而國强大一家一國猶一身也世復誰與京哉

真情實語蓋以文字言閱歷者也

南樓賞雪記

叙事一

就遊賓作
櫬二
大筆方撤

己酉仲冬惟哉生明吾黨同志相與憑眺乎南城之樓是日也雪霽氣清北風栗烈河流斷冰川原一色俄焉長鬪之奴捧殼載提壺觴者駢而列於坐前舉杯告酌酒酣耳熱豪語迭發慨然俯山河而挽今古乃顧諸子曰今日之遊固無當於昔日南樓之遊賞也亦無取於灞橋風雪驢背之尋詩也亦無取於孤舟蓑笠寒江之獨釣也乃惟取乎卑者使升高者使平而使遠之所瞻近之所攬無復辨爲坳垤丘陵不啻如世界之太平焉

深一筆更
覺周至
結四
餘音

吾旣樂乎不平者而使之平尤願盈天下之傾邪汚穢悉爲蕩滌亦如今日之茫茫浩浩而潔清也語未旣衆悉鼓掌曰然哉然哉於是倚醉潑墨援筆記之笑語四坐斯亦知白守黑之旨也

光明俊朗尺幅中有千里之概○此爲旅揚公學甲班生徐恕所作當時年十二耳可謂奇童

記雞毛帚

就帶起一

拂塵二

羽三

幹四

縛鷄羽以拂塵俗謂之鷄毛帚以其用與帚類故凡塵揉之則塗浮之則起得於不浮不揉之間而後可去也故其用羽以柔以卷以翫之豐備三者惟鷄是以用鷄旣選其羽於是乎麻以編之膠以合之漆以固之凡編之欲羽之密而不相糾也合之欲鋒之順而不相枝也固之欲燥濕寒暑而不變也幹長二尺羽半其幹幹之制簾爲最竹次之木爲下善爲帚者

試帶五

置柄欲輕舉圍欲細輕則可蜎細則蜎之也周且密備斯數者惟簾竹則偏木不偏矣而堅以重凡試帶者直而搖之以視其橈之均橫而播之以視其羸之柔反側而左右之以其屈伸視其強弱之齊三者至而後重之幹不柢輕之塵不揚其觸物也如風之過而不墮不動若是者一揮而定此雖記物之文仍是夾敘夾議宜學者在此

友論

反起一

宕開二

收到同字
三
分疏不同

此中仍作
三原四小段

天下之耳目鼻口其孰是不同者乎天下之聞見思慮其孰是不同者乎其有不同者財智之高下性情之剛柔與夫家庭社會習慣之殊異而其歸也善善而惡惡趨利而避害無不同也惟其同也故人有相契之情相關之誼而友道以成大抵初入社會之人往往不明於同之理一或以爲己之聰明材力將俯仰一世也而驕以啓鬱一或以爲人之聰明材力將

總結五

方已。倍蓰也。而怯以招侮。其老於世故者。則又模棱以爲機巧。虛僞以爲籠絡。詭詐以相役使。而真心相結納者。蓋百不得一焉。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猶是耳目鼻口。猶是見聞思慮。人安得異於我。朋儕知交。又安所異於兄弟伯叔。得其同者。而原之。而推之。而廣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夫何嫌哉。

此爲初入社會者言之。殊屬確切。

月夜泛舟記

出遊一

二月之景

舟入河三

客居十載。節值三秋。對月有懷。無以自遣。因約二三知己。泛舟爲月夜之遊。時則天寒雲淨。風寂水平。扁舟一葉。蕩漾乎中流。月色當頭。影落水面。水光反射。播動四周。水天一色。宛若天上水中。各有一月。不別其孰爲天而孰爲水也。舟一轉。側蘆荻瑟瑟。拂船作聲。間有數枝觸窓。掠面白花成。

舟入湖四

登船首玩

月五斜六

歸七

簇月下視之。疑有霜意。舟更前。乃出湖面寬處。篙櫓交起。擊波欲碎。波光
片片。皆作月色。微聞寒雁數聲。橫空而去。起登鷁首。乃不復見。但覺清氣。
浸人涼入口鼻。仰視月影。已微偏於西岸旁。枯柳數株。均作暗影。突兀如
人立。徐命返棹。出所攜酒肴。溫之對酌。不能酒者。則代以苦茗。肴酒將盡。
舟至水步。踏月而歸。解衣就枕。夢境恍惚。身在湖濱。與輕舟相搖蕩也。

寫景恰合。雖有未老到處。初學玩之。亦足啓發。

說儲蓄

以年壽引

轉到儲蓄

壽人壽財
是字法

今使語成童而駭之曰。而算不逾壯。執壯夫而告之曰。而年不及艾。則未
有不惕然懼蹙然悲者。於以知身欲其永。而壽欲其延。無智愚賢不肖。有
同情也。雖然。有壽人必有壽財。蓋人豈能不衣而煖。不食而飽。抑豈能不
煖不飽而猶能永其身。延其壽者哉。壽算者。人不能主之數也。衣食者。人

自。主。二。字。
有。理。再。即。年。壽。
言。伸。前。此。未。盡。之。意。

四。仍。以。喻。收。

自。主。之。事。也。人。之。善。自。爲。謀。者。亦。惟。就。能。自。主。之。事。永。之。延。之。而。已。耳。衣。
食。餘。一。日。之。積。是。餘。一。日。也。餘。一。年。之。積。是。餘。一。年。也。推。而。至。於。十。年。百。
年。即。有。時。享。之。不。盡。而。人。之。自。爲。謀。者。既。至。不。猶。愈。於。蹙。蹙。以。生。乎。衣。食。
之。適。雖。止。一。時。而。所。以。致。此。者。又。奚。止。一。時。嗚。呼。頑。石。點。而。成。金。黃。金。煉。
而。爲。丹。世。孰。能。之。又。孰。見。之。惟。此。儲。蓄。之。力。真。足。以。點。石。煉。金。耳。而。惜。乎。
世。人。之。不。察。也。

說儲蓄之理極明顯但稍近老慳口吻耳

說義利

反一
反二

說明三

今世有徇私而背公。任貪而使詐。嗜利而忘國者。必羣起而斥之而詛之而誅之。何耶。解之曰。爲不義也。夫人寒而衣。義不能溫。飢而食。義不能飽。人生一利而已。何以義爲。解之曰。惟義爲利。非義曷利。何則。縱利無義。則

推論四

總結五

未反筆仍作收二
肯作直筆仍不二
慨歎起一便沉鬱

社會一角鬪場也。時時奪人。又時時奪於人。利雖厚。孰得而保之。且人惟知親友睦鄰之誼。而後有國有家。今一於利。將凡百恠之。將曰家亡而身利。國亡而民利。同種亡而一己利爲之無不可者。是促亡也。故必義以爲限。而後利得所保障焉。利以爲歸。而後義得所體用焉。義利以相扶持。而後得永久之治安焉。或曰。義利相對而不並立者也。信斯言也。天下固有無義之利哉。舜爲天子。跖終逋逃爲利。孰多盍一衡之。

文在起處詰問明晰以後迎刃而解

韓信論

嗚呼。士負權奇。不世出之略。而又挾富貴非常之志。其於事主也可謂難矣。吾觀韓信之去項而歸劉。始王侯而終菹醢。悲夫。此項之所以亡。劉之所以興也。夫天下惟英雄能識英雄。亦惟英雄能忌英雄。能用英雄。信之

雙提劉項

此真名言
就高祖言
三
入項王四

統論五
從側面收
六
但歎削通
而信之不
知幾自見

才不下劉項。而勢屈焉。惟項王與高祖能識之忌之。而高祖能用。項王不能也。高祖於信。識其志。識其才。并識其不能。不假手於我也。則亦因而假手之。假手既畢。屠翦隨其後矣。用其才。而畏其志。故也。項王則不然。忌其志。而并忌其才。不能用。又復不忍殺。於是信乃去之矣。蓋高祖之菹醢項王之閒散。同一識之忌之也。忌而不能殺。徒以自敗。忌而并能用。因以成功。忌於天下未定之前。則以資強敵。殺於天下既定之後。適以塞亂源。事固有先後緩急者焉。嗚呼。彼蒯通者。其知之矣。

浮作時年十四耳

秋宵聞蛩記

荒園數畝。陋室一角。數十年罕有人居者也。余獨愛其僻靜。宜於讀書時。

出蛩聲二

借韓愈之言作一波瀾就蛩之境地引到已身四

收五仍就此記體方作

值仲秋下榻於此入夜獨坐四顧寂寥孤燈不明倦極欲寐忽聞有聲出自草中切切如私語唧唧如太息聽之則蛩聲也韓愈有言不平則鳴斯蛩也處荒園蔓草中聚伴侶洽雌雄受清風飲甘露據物無與競之地而室家王長其間何不平之與有母亦天籟所觸不容自闕者乎嗟夫人以秋氣肅殺落葉蕭條爲悲而蛩方得意物之各有其時也斯園也人患其幽僻而余獨耽其寂靜余之嗜好方與人殊絕然則處斯境者非余孰能知蛩非蛩孰能伴余也哉由是以思余方與蛩相視而莫逆於心也可矣思旣久夜深月輪高露華濕蛩聲亦漸咽矣掩卷而寐不覺聞鷄

聞蛩只數句可了文特從蛩聲生出波瀾此種作法宋人往往有之○

華作

書奇女

此處似
兩曰法
則文字實少
當如文字法
不告視此
四字警絕

拿破崙三世旣喪師於農士德之遊軍。追法軍至於梅。梅法西下邑也。邑人盡逃。一小女在德軍搜得之間焉。曰。汝見法軍乎。曰。見之。汝知其所往乎。曰。知之。知其何所往乎。則厲聲曰。汝儕吾仇也。告汝何爲。德軍怒。承以槍。曰。不告。視此。女毅然曰。死仇分也。吾不能保國。乃引仇以自寇乎。遂不告。而死。德相俾斯麥聞之。曰。女也能是。法未可亡也。卒許之割二郡以和。法旣復國。爲之立銅像於衢。銘之曰。斯殉國奇女子。其年十有三。其垂範永千萬祀。

論曰。愛國之性。天稟之也。獨至於生死倉猝。不以變易其素。則惟烈丈夫能之耳。而不圖得之一女子。嗚呼。斯亦率性而行者歟。自巽懦失志者觀之。將天人不啻矣。

中間叙事處無支蔓語是學左氏者○華作

蘇秦論

第一段
慨歎以空靈敏活
宛然大家

第二段
稍爲坐實始
第三段
只叙事然雖
剪裁有法

第四段
嫌尖刻稍
見仍是二段
大此小中語
高也所

嘗讀史記至蘇秦張儀列傳作而歎曰室家之累人也富貴之駭俗也噫甚矣哉天下事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謂此室家富貴之念而異日轉移世界之事基於此孰不走且嘵者然而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竟未可一一以褊心淺見窺之也秦一窮巷葦門之士耳然而使無秦安得有張儀無蘇張安得有縱橫無縱橫安得成戰國秦西說不用狼狽而歸不禮於母妻兄嫂乃發書揣摩欲睡則引錐刺股亦可憐矣一旦縱約計成并相六國父母除道郊迎妻側目而視嫂匍匐蛇行於是秦曰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勢位富厚不可忽嗟夫秦不急於相六國而其家人則急欲爲相六國者之母妻兄嫂有如是之母妻兄嫂而後有蘇秦而後有戰國之形勢吁室家富貴之念亦大矣哉

夾叙夾議其錯綜變化處有東雲出鱗西雲露爪之妙○此亦華生不

浮作

說記憶

虛起一
闡發難苦
之源二
自然易受
勉強易拒
八字有至
理三
用工之方
驗四
用工之效

記憶者。才能之根本。而人生所最難最苦之事也。何則。人之腦筋於自然者。易受而勉強者。易拒。凡屬學問必有規則。規則之記憶。未有不勉強者也。勉強之際。腦筋不能任受。於是乎自怨自怒。自怯自惡。自昏忽自妄念。勉強之力大者。拒力亦大。不力克之。又焉得有成。克之奈何。愛之好之。以自慰。其急躁之心。可以無怨怒矣。安之定之。以徐待其聰明之復。可以無怯惡矣。歛之收之。以警戒其心思之放。可以無妄矣。如是者。勉強既久。乃成自然。其在平日。則心之所注。翕然而合目之所向。渙然而釋。其一旦用之也。則思之而應慮之。而得取之。左右而皆便。於是。由學問而成爲才能。

應上作結

矣。材能既成。則其逢源自得之樂。以償前此之苦與難而有餘。豈不快哉。
而又何勉強之有。

此事以心理爲言者。須玩其文心之細。

五月五日泛舟弔屈原記

記地一

記景二

議論三

揚郡西北有湖焉。名曰瘦西湖。五月五日。麥風扇和。榴火吐艷。都人士女。
相與遊憩斯湖之濱。余與二三友人。亦泛舟往遊焉。天光鏡清。湖水澄碧。
荇藻絳楫。錦鱗躍波。松陰夾岸。交蔽天日。清風徐來。濤聲澎湃。若在江海。
客有感時而懷古者。言曰。今日非重午乎。非三閭大夫自投之日乎。大夫
在楚。忠而謾謗。信而見疑。不忍宗國之淪亡。而先沉以死。誠可哀已。吾輩
今日。不是之思。而以遊觀爲樂。獨何心耶。且今之時。可哀而不可樂。固亦
無異乎原之時也。昔漢之賈生。過湘水而弔屈原。生處漢文有道之世。雖

暮景四
魯陽之戈
妙有言外

所謀不用。左遷藩邸。其所遭之困阨。何至如原而生且以弔屈原者。寓其自傷之意。况今之時。又非生之時可比乎。余聞客言。郎然若有所失。時已將暮。斜陽離樹。野色蒼茫。暝烟漠漠。自遠而至。乃慨然顧客。魯陽之戈。今安在耶。客俯不答。遂命榜人棹舟而歸。援筆記之。亦聊以誌吾感也。

鍛鍊不足而寬博有餘存之以備一格

宋穆公論

虛起一

天下有事出於公心。而淺人以私見測之。測之以私。見因私以濟之。夫以私濟私。猶可以公濟私。則不可。至於以私濟公。則並亂其所以爲公。而公私因之兩失。春秋之世。宋穆公欲報宣公之讓位。乃亦傳之宣公之子。嗚呼。穆公豈非以私濟公耶。宣之傳穆。爲其能治其國也。非恩也。公也。不立其子也。爲其不可以君其國也。非不欲私也。聰也。奈何。穆公以爲恩而私。

畧叙二
山宣到穆
三

報之耶。或曰傳賢然則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可謂賢乎不知其不賢可謂明乎知不賢而私之位以殘其民可謂仁乎且孔父之言曰羣臣願奉馮則不願奉殤可知而猶授以危之可謂知乎居子馮於鄭使得藉外援以求入可謂謀乎嗚呼宣公之公也而穆公以私恩報之至於勦宋國之民墮先公之嗣私之爲禍有如此者此社稷之所以爲公器也歟。

文筆極其犀利雖有稍嫌滑處薄處然足藥初學晦塞之病

說忍

當盛怒方張之際而強制之曰忍耐是可忍也則是離絃之矢可復於彀而已傾之水可收於瓶也烏乎能之將曰不可忍則將任意放情恣所爲而不慮其究竟乎則又不然不可忍者其已發而可忍者其將發也不可忍者其已大而可忍者其猶小者也於其將發而能忍焉則無發矣於其

推演三

轉到正意
作收四

猶小而能忍焉則無大矣。大凡處家庭社會之間往往有事起於細微而釀爲大釁者。參差之不忍而誚。生誚之不忍而是非競是非之不忍而爭鬭。興感情傷於前而畛域畫於後。軒輕明於始而報復乘於終。推原禍始皆一念之不能忍。有以致之也。古人有言曰必有忍乃有濟。又曰能忍乃大。蓋忍之爲言。非逆來而順受之也。乃急來而緩却之也。虞夫盛氣之下而失事理之平於細也。弭之於大也。衡之母偏激。母巽懦斯其所以爲濟也大也歟哉。

中幅用疊句相承而下最佔勝場而前後開照亦復完密此詞理俱上

乘者

記犬

就影戲起

星期之暇觀影戲於謀得利劇場。凡數幕皆俳也。最後爲瑞士犬於禽之

文字初桃

四十五

主人出而
遇難二

間寫景數
語方見墜
下之險
犬三

其能走山女豈
一弱女豈
影戲仍收病愈事省去乞上觀

靈。有可取焉。犬先從主人在一室。主人夫婦相對坐。唇吻喁喁動若對語者。俄主人起行。犬則隨之行。越一山。崎嶇聳確。陡削入雲。自麓以上。積雪。體。體。俯視。萬。似。霧。氣。亘。之。如。覆。衾。轡。主人手一杖。躡躅行其中。偶失足。轂轉而下。將及谿底。亂石絆其腰而止。遂僵臥。犬見主人墜惶遽奔下。繞主人身行數周。已銜其冠。奮足疾馳。返前室。首觸門扉。屏啓躍入。室中人見冠。駭絕。投袂起。犬復前導。於是從犬走者數人。犬走且顧見人後輒止。而待須臾。至谿側。犬躍下。人亦從而下。扶主人。主人稍蘇。衆掖以登。致醫院中。無幾時。主人創愈。夫婦團坐一室。室敷坐之。犬中坐。夫婦左右坐。兩人四手交擁。犬身撫之摩之。抱而吻之。笑容囁嚅。犬亦左右顧。搔其身。搖其尾。若有喜色。蓋斯時也。室中人大快。大大快觀者。亦大快。咸鼓掌不絕。

只如事敘去而形容畢肖

庚公之斯論

虛籠一

敘事二

攻擊三
犀利
此處非常

妙
如何二字

申論四

學以保國乎。國以行所學乎。學不以保國。國不以行所學焉。用學爲昔庚
斯學射於尹陀。尹陀學射於子灌孺子。庚斯於侵衛之役。不傷子灌孺子。
孟子稱之吾意不然。凡人所以出身爲國者。欲以效命公家耶。欲以報恩。
私室耶。私固宜報矣。將於平日燕居之時耶。將於疆場受命之時耶。平時
摩厲以須。臨陣而以抽矢扣輪反旆。學者教者。皆未免多事矣。且也輒轉
相師。誼疎分隔。假令當日鄭不退。子灌不病。庚斯當如何。假令庚斯知師
之有師。而子灌不知弟之有弟。庚斯不欲傷子灌。子灌且將傷庚斯。又將
如何。嗚呼。戰爭者國家之公事。授受者一己之私情。當公事之亟。而念其
私情以干之。吾恐宗邱墓之鄉社稷人民之寄。皆爲此私情所貽誤也。
人謂於病時遇庚斯爲子灌之幸。竊謂此非子灌之幸。實庚斯之幸。且衛

翻一筆作
結六

國之幸也。使子灌而未病。庚斯其危哉。衛國其危哉。

議論層層如剥蕉抽繭足以爲奢滯之藥石

記案燈

齒起一

案燈。其修尺有咫。資以煤油。飲以棉條。而火著焉。凡燈十分其五以爲函。函用玻璃之管。歛上而侈下。上不歛則烟不止。下不侈則火不蓄。當歛侈之交而圍之蓋。以聚光。蓋以磁。其中隆以上。其旁悞以下。隆則光不邪。悞則光不散。凡蓋已高則失明。已卑則蔽目。故必當函之半焉。函之下則有

脰。脰以銅。其修於燈十一而近脰之上。跗以建函。脰之旁。莖以受牙。牙以受蓋。其內籠以護條。其連於腹者爲螺旋之契。齒輪橫中燈之樞。機輪之制。一居內。一居外。貫軸以爲一。內輪所以轉也。外輪所以握也。爲之齒所。以不失條也。握且轉。所以爲上下之節也。凡輪之良者。緩毋易。急毋塞。疾。承輪五此亦承上而下。此段即承字而下。此言特詳。之輪最要故。

雜件六

總收七
收筆凝重

徐進退。母失其勢。輪應手條。應輪而光之。開闔聽命焉。自脰以下。腹鼓以實油。骸削以定腹。趾舒以安骸。其修十之四而盈。皆玻璃也。或以銅。凡凶脰。腹之屬。其圓中規。至骸而削。至於趾。或方或圓。圓中規。方中矩。

記物之文。第一須段落分明。第二須各段相銜接。第三須事理互見。此文可謂得之。○爲此種文字須以考工記爲根柢。

與友人論學書

叙別一

揭明本旨

說到人三
先言我輩
次言足下
便是委婉
說處到今
日

別後人事草草。未能有所陳述。入專門學校一月。粗識端緒。今值餘暇。敬爲足下論之。竊以爲談今世之務。雖累千萬言。不能竟撮其要。則教育二字盡之矣。不能教育人。則教育於人。豈有他哉。我輩以資格。則稚。以年力。則豐。非教育人之人。而適可爲教育於人之人。足下年均於弟。而材加倍。蓰。乃閉戶索居。不與外事私甚。惑之。豈以是爲清高耶。今日非閉關時代。

說到今日
之必遊學
五以華拿爲
六輶

比也。非具有科學之智識。不足以立身而應世。非入學校。不足以具科學之智識。使古之名人而生於今世。未有不汲汲求學者。不爾則一木強之人而已。有以知其必不然也。世界進化。日新月異。足下於歐人學術。雖嘗講求。然歷歲經途。輾轉授受。豈若身臨其地耳聞目見者哉。曩足下劇談時。以華拿自命。使二豪者。足不出里門。身不入學校。獨能立功垂法耶。恃愛盡言。惟鑒其誠而恕其慙焉。幸甚。

理明辭達

答書

答處便
起處便是
答覆之體
四字抑揚
法二

秋雨瀟瀟。荒齋獨坐。朶雲忽蕡。亟發而讀之。擊哉言乎。何愛之深而謀之切也。惟是君子不貴苟同。事理不嫌往復。意有未愜。輒剖晰言之。想足下當不以爲非也。足下謂非學校無以求學。弟竊有所未達。弟以爲學在心。

此對上文
學校言

再駁三
對上文
拿言

駁身臨其
地四

又反責之
五

之所向而已。不當有學校與自修之別。又不當於二者有所軒輊也。天下而無志學之士則已。果志於學者。隨在皆學也。靜以研哲學。動以研羣學。經歷遊覽。以研動植質力之學。豈必學校哉。法美之學校中所造就者。不止華盛頓拿破崙也。歸二人之功於學校。其不爲華拿者。又誰咎耶。世界進化。視乎人爲奈端瓦特。又親炙誰何者。而謂非身臨其地。不可。則是我內國之民。將永無動機之可言。然乎否乎。弟非必謂就學之無用也。正以爲充斯說也。明於應世。而暗於反躬。果於從人。而怯於自信。將使貧寒獨學之士。聞風而短氣。亦非所以策進化也。請還質之足下。以爲如何。

理不必正。而詞則頗犀利。是以詭辯勝者。○此文不合論理者。數事第一段駁謂自修學校無別。此文學哲學。惟然耳。若科學專門之實驗。非合人力財力不能爲也。其不合理者。一不爲華拿者。亦法美有程度之。

公民佐成華拿功業者也。今却一筆抹殺不合者二。奈端瓦特誠發明家，然實際應用亦賴迭次改良之力。如徒恃發明時之機械，何足稱道。今乃以二人爲言不合者三。此書係彼此對言，非爲外人說法。乃以充斯說也。如何如何駁之不合者四。蓋純係英雄欺人，不可爲之瞞過。

慎言說

一從言說入

二轉入慎言

今夫一時一事之所觸，陰據於人心中。吐則易晦，茹則寡尤。然而吐之則若快茹之，則若梗。無爲驅之，迫之而經時歷久，猶自躁動至不可已。吁嗟言乎。何其慎之難如是耶。夫人至於有不可不慎之言，而尤有不能自抑之勢。其難固當。但使果有慎之之意在先，雖或有時因不慎而遭悔招尤，而得此悔尤，愈以篤其懲毖之念。此後之忍而加慎者，必視從前爲力。雖然，慎言非一日之功也。慎以忍爲始，忍強制者也。豈可常哉。言已動而

三慎之之功

忍之忍之者止於半途與其半途之難也。何如杜之將動之爲愈也。將動者口未騰而機已伏。功視半途爲易。而猶以不自然爲病。又何如平之於未動也。平之於未動者慎之無言。慎之至也。無所謂懲懲。無所謂忍耐。其爲理也最高。而爲力也最易。至於此則隨時隨地之所觸舉不能嬰我心思。又何慮其累於口舌。古所云正心誠意者。奚以異乎。

說理之文以愾乎人心爲要。此文起處之妙即在於此。

說自鳴鐘

計時之器昔以漏。今以鐘。謂之自鳴者。以機鳴也。鐘戴鐘。鍵主動。表明動輪施動。鍾佐動。四者無過機之善者也。鍵用鏤。長尺博寸。其厚如羽。長以柔。博以剛。剛能反柔。能屈。兼斯二者。故屈不遂。反不決。爲之檠以收之。加之鑰以歛之。使之屈以驟。而反以徐。乃可以命輪。夫鐘之機以百數。而輪引之。力以鋼條。伸此之。中張鍵。三鎖之。二機。一鳴自。

輪四

鍾與旋五

紐今引伸爲油絲取其卷然謂鐘古旋狀與義

鑑六

爲富輪之牙施虞業焉。其受命於鍵也。牝牡之相排偏正之相引乃動而不息。至於鳴之於鐘不失時。計於之表不逾杪。其又聽命於輪者也。雖然天有寒暑。地有燥濕。人力有輕重。輪與鍵不能盡應也。時則不病於進退。將病於疾徐。不病於聲音。將病於指數。則爲之鍾。系之旋焉。使外持夫輪而內協於鍵。夫旋其質弱而細。夫鍾其本修而末重。其弱而細也。則易動。其修而重也。則易動而有節。動而有節。則內外合體。可以無患。夫鐘機雖多而力之所從來者。約主之以鍵。佐之以鍾。而操其柄者。鑰鑰在手。不在機鍵求復者也。鍾求靜者也。因其求而用之者。鑰故曰鑰者。權也。權不失。可以一遠近正上下矣。

敘述有法詳畧適宜

飲月軒記

一起是此
文本意

點月二

叙事三

寫景酣暢

人之心。自有其空明清靜之境焉。時時如有所遇而卒無由遇。惟水與月。寔肖乎此。遇其肖者。假之以合內外之緣。於是乎流連欣賞不置。蓋月之出也。以夜清輝在空。暗景反映。得水蕩之。而空明徹乎上下。人處斯時。去一日之勞。而得燕居之適。其心之清靜。亦有自然相洽者。人境參合。默契無言。昔人殆無以名之。巴東陳子卜居城南。於宅後之池。以漂以廣。旣渟旣蓄。乃建茅屋三楹其上。顏之曰飲月軒。軒南向。三面繚以池。軒後隙地。樹修竹萬竿。時天朗氣澄。齋月若璧。鱗鱗細波胥作銀影。風從北窗來。竹枝蕭蕭颯颯。惝恍四顧。人生有涯耶。天地無涯耶。蓋空明清靜之境。將於是證之一呼一吸。慨然與天地通矣。陳子囑爲文以記之。余惟月之盈缺者。有時而人心空明清靜之境。無時不具。陳子其以內涵外而無徇外以遺其內。則斯軒也。又豈徒區區游觀之末也耶。是用泚筆以應。

四作記之因
如此方見
文不苟作

文亦空靈與意相稱

陳烈婦傳

虛叙一
諷諫二

數語摹口
吻極真

叙婦死四
逾午二字
便將晉來

陳烈婦。光州農家女。年十七。歸穎人韓。七。盜也。烈婦初不知。平居夫婦甚篤。七間數日或一月。必外出。出而歸也。必有所獲。烈婦旣數見。甚訝之。詰所自。七以實告。且曰。吾儕居田間。出入作息。胼手胝足。不能得一飽。歲且浸。何以相全活。昨夜鄰婦夜半起。抱兒號北風中。亦聞之。否。正坐夫壻。無能耳。若今從我安。居袖手無衣食。憂視彼。何如者。語未竟。烈婦遽歛衣起。就榻臥。呼之不應。亦不食。數日。七患之。爲好語曰。若無然。吾改矣。語再三。烈婦不應。則曰。若不信我耶。指天日爲誓。何如。烈婦乃起。夫婦如初。七月餘不出。語頗聞他日。其徒招飲。羣斬之。七被酒激怒。踴躍爲衆。先明日。逾午歸。烈婦見其佩。曰。是安所得者。七不能答。婦去。就廚下。炊飯。飯七。如。

所作之事
可盡於此
法文悟七
悔一束句
收力有

平時夜半呼七曰郎君善自愛母貽家族羞吾死矣七驚視婦面壁臥剪
貫於喉已僵大慟逾日殮婦訖即自持所得臘首之官并及諸所與遊者
遂自剄也去結縗甫匝歲云

論曰七可以不死而甘於死死義以贖其過其心以爲過不贖不足以對
婦也嗚呼婦豈徒義烈已耶

叙事簡潔而神氣栩栩由筆靈也

記步槍

一槍之重要
雜件二
手柄弓輪近
伸爲扳機
爲槍今引
拐杼軸伸
爲扳也

徒兵也者軍之主也火鎗也者兵之主也故軍之勝敗於槍之良窳爲最
槍之制修五尺有六寸其重十有九鎔前刃以衝後柄以握中柺以控送
旁杼以出納上表以定遠近其爲器也革以帶之木以託之條以雪之鏤
鐵之齊爲之體銅錫之齊爲之弢硝汞之齊爲之火鉛鎳之齊爲之丸體

發所以引套
弓也今引套
伸爲銅帽
機三
括箭抵弦
處引伸爲銅帽
機四
撞針處抵弦
槍

發
槍
善者六
發槍五
槍善者七

有四曰刃曰管曰機曰柄而機尤要焉機之用在鍼而力之原在簧簧所以激針也丸之發在火而火之始在括括所以受鍼也發蓄火火發而發去鈎所以啓發也杼所以出發也凡捧槍高者並其肩卑者夷其膝下者偃其體前母偏後母滑中權母易前偏以委千步以外尺也偏以寸千步以外尋也倚肩不實之謂滑注目不審之謂易其弊亦然故不可以不戒其發之也向風背風向雨背雨向日背日其偏正緩急明眩近遠皆有異焉槍之善者千發而簧不弱管不磷杼不滯火不遺澤是國工也善發者審曲面勢居正用直陷者出者推者激者觸者瞰者畢效其巧其速也如長風其洞也如走電其密也如集霰能是者謂之人器不相負人器不相負雖謂之不負軍不負國可也

今日科學繁興文字有未能足用者當以古名詞引伸之此文宜詳參

焉○凡引伸者必意義相近而物力亦相當不可不知

秦始皇焚書坑儒論

從儒起一
以弱爲治
四字一篇
之主一
暢言其以
弱爲治之
故二
歸咎始皇

更推進一
層五

引證四

治天下者儒也。弱天下者亦儒也。惟其能弱天下也是以能治之。蓋以弱爲治者也。夫儒之所持者君臣上下之分是卽所謂功名爵祿也。彼崇儒之主興太學策賢良豈眞欲以造人材得賢士哉。將耀其車馬服御於前而使其在後者從而慕悅之也。始皇奈何其不知此而以焚坑特聞。旣焚矣旣坑矣是使豪傑之士不出於此而出於他途也。是不弱之而以强之也。彼旣強矣獨能息其覬覦睥睨之情乎。是故亡秦之盜賊戍卒也。農夫也。代秦之君臣貲販者也。屠沽者也。學書不成者也。謾罵儒生者也。彼輩皆承焚坑之風而起者也。然則始皇於秦自計之而自亡之。夫又誰咎且夫秦之興也首賴於儒進頌之周青臣面諛之叔孫通贊助吞併之李斯。

用人名作
虛字於古作
與中見懷
仍歸到儒

孰非儒哉。秦不能胥天下而周。青臣叔孫通李斯之乃激天下之豪傑而
陳涉吳廣劉邦項羽之不二世而亡。尙誰亡耶。所恨者秦二世而亡而後
世君臣之桀黠者因以知其故而反其所爲乃二三百歲而後亡而民氣
已削故曰儒之於天下蓋以弱爲治者秦焚坑之而使後之爲君者鑒之。
斯儒之大幸而天下之大不幸也。噫。

文之專講蠻理者以力充足故不見其非亦技也

王叔貴軼事

叙科舉一

越南自建國以來用科舉爲政者四百餘載法人入越利其可以柔民也。
仍之間三年一鄉會試中者予舉人進士士之卑闇愚陋寡廉鮮恥者趨
之若驚以是越亡垂三十年間一二跳踉抵抗披肝挫脰者咸草野不羈
之儔而士節益墮王叔貴者越嘉定人父仕越殉法人之難叔貴誓復仇。

節二
叙科舉一
王叔貴志

之三
叙其母追

長句有氣
累故不覺其氣

散家財。結義徒。將以圖法。其母弗與知也。試期近。母命之曰。汝故家子也。
不以時事書策。振家聲。日憧憧共鄉里。兒馳逐。胡爲者耶。叔貴不應。固命
之泣曰。兒父死國亡。仇恥不共戴天。何忍復出身希榮祿。且榮出於國斯。
謂之榮。今之求榮。覲顏乞哀於仇敵耳。兒方懼家聲之隳。而祖父之靈慟。
心疾。首於九泉之下也。何振之之爲。母怒。提以杖。叱曰。吾以死要汝。叔貴
迫母命。飲淚而往。竟高第。然戚甚。一旦其所結客往。謂之曰。新貴人。憶曩
登壇慷慨時。否。百鍊鋼化爲繞指柔。微今日。吾輩猶不識君。叔貴無以應。
方持甌。不覺墜地而碎。氣噎不能言。越日。遂發狂。自嚼其舌。噴血死。時民

國紀元前八年。

論曰。錮蔽之習。中於家庭。乃使有志之士。冤憤摧抑以死。蓋國亡而科舉
之弊不亡也。悲夫。悲夫。彼愚婦人。又何責焉。

平順無疵文之適於普通應用者

說皮球

一。從球說起

說到擊二

珠小物也。然而其取材也必一必均必和必平。其用之也知柔知剛知弱。知強。蓋取於周天而用之有天道焉。近之地遠之日月星皆球也。夫球古謂之鞠。其大小以類。大者以蹴以擊。小者以投以拍。以投以拍者。指力之所及也。橡皮爲之。或以紙以蹴。以擊者。指力之所不及而股肱之所及也。牛羊之革爲之。或以布而濶之。漆皆以肄手足而便肢體也。爲球者無大小。必求其圓。圓不可以一成。先爲之觚焉。觚其兩端而益其中。衡或八之。或六之。合而中規。以其觚之長也爲其中衡之圍。而掩之以其中衡之圍也。爲其觚之數而均之。如是而後合之。無間。投之無頗。轉之若無可止。凡球之患。氣不固。力不足。不止。而止。不側。而側。氣不固者。泄也。泄者。朕也有。此數語可謂能寫難狀之語。

球患四

製球三

睽必有陷。陷而彌之。斯弊矣。力不足者。不及遠。不及遠者。緩也。緩或更之。以急。將有所促。促斯敗矣。不止而止者。輕重之不調。不側而側者。厚薄之不律。不調則重者。注輕者。浮以注。累浮則上下有定。定斯止矣。不律則薄者。瑕厚者。堅瑕聽堅。將堅控瑕。控斯側矣。故治珠者。先屏四弊。四弊既屏。珠乃不病。由是用之。可決可裂。而不可貶。其在工。謂之國工。在人。謂之技。巧。由法天也。

雖自踏實寫去。却是因小見大。故不見板滯。

莊生論

總括一
數語殊有
逸致

吾嘗讀吳越世家。至陶朱公之子殺人。行千金於莊生以求援。及聞赦索金。於是莊生怒而子卒不救。未嘗不掩卷而歎曰。嗟乎。政刑之亂也。苞苴之昌也。貧民救死不瞻。而富商大豪得以舞文弄法。悲哉。斯天下之至不。

入陶朱公
二此段是欲
抑先揚法

斷案三

一彼字便
從陶朱公
到莊生靈
甚莊生之不
得已四

平者也。吾視陶朱公固天下之逸士也。敝屣萬乘之相。三致千金而輒散之。此豈尋常人煦煦作兒女態者比哉。其子殺人罪固當死。而求解於友。何其昏也。夫縱子以殺人則不仁。庇子以枉法則不義。不仁不義父子之親姑無責焉矣。而以浼其友。生彼山林。隱逸之士。何爲而助虐耶。且夫高尙自持而干謁恥也。信義著稱而忘故恃也。飾辭以撓國法奸也。臨難而絕舊交賊也。四者無一可。而莊生又牽於事。迫於情。無以自脫。不可以言而不能不言。言幸而聽。枉法干謁。寧不知所自慚。陶朱公之長子乃聞赦之入言也。出於勉強。故其繼之決絕也。不待躊躇。夫人命至重。使千金行而殺人者可以不死。則是富人皆可任情縱恣。而天下之法亂。此固草野之士所最爲恫心者也。乃謂其以見賣爲羞。則愈疏矣。

數語殊有
筆力

此摹史公而得其皮毛者然亦足以豪矣

重九登高記

客招一

時屬清秋序當重九。客有欵門而來招者。曰吟風弄月儒生之寄情藏修
息游學人所有事。當此天高氣清金風薦爽。盍亦散策郊壠遊眺林莽追
蹤昔人佩萸餐菊之故事可乎。則應之曰諾。并轡出郭將五十里。息乎甘
泉之山。山自皖江之北岡巒逶迤。雁列而東以屏乎郡之西者也。高不及
千尺。然環山百里以內多平原。北望湖田煙波浩渺。長葑疎蓼瀾蔓相屬。
間有綠影成撮。紛若散星者。稻孫也。南望大江。港汊出入。風帆所經。時遠。
時近。其砉然徑過噴紫烟而激白波者。火輪也。於是拂磐石披野草。幕天

席地而坐。顧謂客龍山之會二千年矣。吹帽雅故流傳至今。豈徒孟參軍
之文桓宣武亦可兒哉。客曰東晉雖孱未爲虜屈桓宣武以雄武之姿嘗
叙談三從桓宣武引到今日

歸途五
秋高馬肥
仍不離時
景

肅清河洛。耀兵關輔。一時賓從。率爲高才。宜其豪蕩縱軼。風流千古。豈如
今日舉萬里之河山。仰人顏色。偷安視息。歲以爲常者哉。且嶽嶽格登之
嶺。巖巖新高之巔。其在昔時。孰非我輩所登臨而憑眺者。於今又安在耶。
時紅日西匿。暝烟障途。因相與太息久之。更攬轡語客。秋高馬肥。此壯士
揚鞭鳴鏑之日也。吾輩書生。徒以新亭涕淚。當之恥乎哉。把袂就途。踏月
而返。翌日乃追記之。蓋將以矢弗誼也。

此亦時派之文徵。有故意牽引處。然自條暢可喜。

說礮

礮也者。徒兵之蔽也。體後而鋒前。其相需也。載者車。發者彈。失是二者。與
無礮同礮之制。六分其五。以爲管。其內爲羊腸之契。以退彈而盪之。故其
出也。勁。管之後。機之前。設盾焉。以冒器而護人。設左右耳。以寘輿而使用。

礮總叙一
機件二

牙礮門也
橫輓礮門也

礮車三
彈四

彈分敘五

裂彈單層
開花彈也
層彈雙層
開花彈也
用礮六
收得莊重
穩稱

機之屬。有牙。有柵。有表。有星臺。有橫輓。有旋柱。牙納彈。柵發火。表測度。星臺。窺橫輓。啓閉。旋柱。俯仰。左右。車兩輪。其轆長以曲。駢於副車。駕兩服焉。發火之藥與彈副車是董。其大者或以六馬。或爲機車以載之。凡彈之要。莫先於導火。導火銅爲之。發之烈烈之遠近。皆稟焉。亦爲羊腸之契。以合於彈。彈之屬。有子母彈。有霰彈。有裂彈。有層彈。子母彈之發也。大鶻。小鶻。內擣。外激。霰彈之發也。暴雨急。羣蟲羽空。二者足以多殺。而不足以陷堅。是野戰者也。裂彈之發也。內藥外鐵。喧騰崩騰。如雷行天。如風拔木。火力勝矣。利陷堅而野戰。或疎層彈之發也。鐵火相搆。離爲數疊。其來也。如隕星。其開也。如躍冶。殺傷之威。兼斯三者。而力則少。間焉。凡用礮。有六利。有三能。平利長。危利短。守利重。行利輕。逼利散。卑利狃。皆因地也能。堅能致遠。能多殺。皆因勢也。明於六利。以應三能。而酌於四彈。是爲良將。

國不虛器

極雕琢刻畫之力。自是。有聲有色。特乏自然耳。
與友人論國粹歐化書

酬復一

標明己意
二

斥說者三

四更論其敝

辱手翰。所以誨之者甚至。感謝感謝。惟詳繹辭氣。斷斷於國粹歐化之間。似以國粹自居。而目今世之學者爲歐化。鄙人不敏。於此竊未敢贊同。私以爲理一而已。果是耶。當推之於世界。而皆準。何有於中國。又何有於歐西。果歧耶。必有所屈伸。有所長短。不得畏屈而避伸。見長而謾短。此又理所當然。無中外之辨也。今之所云國粹歐化者。置理之是。非學之長短。於不問。而惟中外之分。蓋昔年新舊黨之變文。而美其稱者。爾。足下哲人不宜徇此。且今日破碎之考據。膚濫之文辭。迂腐窒塞之經說。皆曰國粹也。譏罵之羣德。浮華之風習。猖狂無忌之自由。皆曰歐化也。彼豈真能定一。

漸說到其
人五
於駁難中
寓推崇故
語雖激而
不害

六斷定不然

宗旨立一學派哉。特以二者爲壁壘而後可以拒攻擊。可以招黨徒耳。私意揆之。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而思追蹤古昔之盛。比肩歐美之隆。不惟理無或有。抑且事所必無。足下學貫經史。藝通天人。又持躬敦篤。爲遠近傾慕。竊謂如足下比。他日固當爲世界之坊表。奚事區區標國粹之名爲哉。今日之勢。僕敢斷言。決不能以韓柳之能文者。折衝尤不能以許鄭之窮經者。治國至國粹歐化二者之軒輊。則專制之廢與革命之敗。皆爲其徵。今惟講學論事。一衷於理而已。懸空名爲鵠。而奔走之智者。不爲竊情期待之厚貢其愚誠。附於朋友講習之義。惟採擇焉。

其筋節擣撓處。是學王介甫而得其筆意者。

項王不渡烏江論

昔者太史公稱。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可以力

借史公語
作起一

文字初稿

表明項王
之心二
以漢王作
觀三

說到項王

四此兩段文
極氣酣暢之

五更寫一段
急覺醉足

爭。卒亡其國而不自責。乃曰。天亡。豈不謬哉。由吾觀之。史公未爲知項王者也。項王者。意氣之英雄也。必規規以成敗得失論。豈其心哉。不觀烏江之末路乎。項王明明有江東可保。而卒自刎以爲故人功。自言無面目見江東父老。嗚呼。此所以爲項王歟。漢王亦嘗困於榮陽。殆於彭城矣。何爲而不死。漢王奸雄也。其爭天下。也有必得之心焉。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是故其術嘗出於許。卑劣而無恥。項王則不然。奮百戰百勝之力。雄暗懾叱咤之威。有必張之氣。而無必得之心。其坑降卒。殺子嬰。非暴也。飲鴻門。釋沛公。非仁也。伯天下。宰諸侯。非成也。圍垓下。走陰陵。非敗也。成敗與仁。暴書生目論之辭耳。豈項王所屑顧哉。七十二戰。勇已快矣。霸王天下。氣已伸矣。欲而得之。厭而棄之。必欲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何以異於酈僧。幾商之吝。此洗耳牽牛之匹夫所不爲。而謂項王爲之乎。故烏江可以渡。

而不渡。蓋不事此也。嗟乎。亭長之意良厚。當奔北敗潰之餘。而猶殷殷勸駕。作捲土重來之計。謂非項王平居恩惠之足以感人者。不及此。而要之大英雄之意氣。豈此儕所知。故在項王之目中。亦一亭長而已矣。嗚呼。起四夫之身。攝萬乘之貴。一時人豪。俯首聽命。亦人生得意之極。而成敗。何論焉。陋哉。亭長。幸哉。呂馬童乎。

筆力橫肆。亦如霸王用兵。眞雄才也。○華作

錫蘭茶園記

茶一

入錫蘭二

今之茶。昔之槚也。凡植之屬。能以利被天下者。穀以外。莫如茶。華夏之茶。被於世界。則有欽其利而效之者。錫蘭其一也。錫茶之種。二本大而枝勁。殺鋒而多芒。曰阿薩墨種。移自身毒者也。其爲質也。重而鮮輕。其爲味也。厚而未清。茶之出於原隰者也。幹卑而枝細。葉長而莖弱。曰變種。來自中

藝茶三

茶汁四
採茶五

此處是漢
魏人賦筆
割六

國而變焉者也。其味清而腴。澤而永。一呷之飲。終日不盡。是惟坡陀巒障之所培。茶之選者取焉。藝茶之法。歲孟冬。墾地尺而肥之。播種焉。其苗其秀。徂春來秋。然後分植。茶之性。其苗也。畏孤其秀也。畏拘其長也。欲扶疏故分植之際。計之以寸。爲其相距。縱得五六。橫得四五。以通風日。以利走趨。凡茶之爲汁。聚之爲寶。榦有餘。則葉不足。葉有餘。則味不足。故一年而芟枝。三年而大割。割之十有八旬。乃可以採。採之際。葉舒而成者。蔭枝留勿去也。葉薄而纖者。鮮滋去勿取也。葉之下。莖之側。含萌抱勾。將達未發者。上也。蜂腰而葆英。卷芒而青零者。次也。如是者採之。初採母盈。盈則損盡。所資者肥。骨用牛羊。穀用草蔬。不然則種豆於隙。用其實結。不然則芟餘之枝。斷而瘞之。不然則大雨時行。蘿草積平。五者之用。揆時度地。至其用肥七。

製茶八

天時九

納之於機也。風之塵之簸之揚之。旣設其色。又和其味。其香斯聞。其品迺貴。司機者輕其手足勞其耳目。一日一人萬夫取足。蓋錫蘭赤道之下也。其四時惟夏植茶之家。薄而刈刈而制。以相及也。機無間地不隙。是以爲利也。無既。

刻劃工細視六朝駢文過之此元人工筆畫也

書馮將軍軼事

從徐參戎
起一
敘連敗二

壽州徐參戎以走卒從馮萃亭戰法軍於越。嘗聞其言鎮南之戰。頗異於世所傳者。云先戰十餘日。法軍長驅陷關直入。焚掠而去。蘇元春邀之不利。將軍怒。親追之。法以越南降卒迎戰。而伏銳師叢箐中。戰酣。伏發我師喪士卒數百。營官以下數十名。仍退保關上。當是時。二日三敗。士卒皆喪氣。潰卒土匪受法人金輒肆謠誣。爲敵張聲勢。軍洶洶無鬪志。將軍忽下

中設祭三軍將星。下祭爲非真有生死。挑撥文事以爲言。不能四報。

利害動者是借死者之魂。

令明日北師。日午啓行。令下軍中皆喜。黎明將軍起。令曰。比日以來。關內外兄弟輩死綏者多矣。今進不能破敵。雪仇怨。退不能與尸歸故土。風淒露下。狐犬吞噬。吾儕生人。何以對死者。其即關下設招魂之祭。祭畢乃行。令下。中軍官奉祭儀。軍士各戎裝列隊。將軍軍服鑿帶佩刀。手酒卮。再拜奠而哭曰。嗟乎。我好兄弟。爾生時英烈。死時精靈亦知我輩今日將北歸耶。嗚呼。爾儕炯炯不瞑之目。固猶望我輩爲爾報仇也。而今已矣。仇不能報矣。此軍亦有爾之兄弟在焉。親戚在焉。至交朋友在焉。雖然今不能顧矣。今日者。我儕生命爲重。忠義輕矣。嗟乎。吾知爾死者亦必怨望。雖然不必怨也。我儕出師之際。意氣洋洋。孰不願封侯挂金印耶。從今以後。埋首鄉里。不敢復出。出則人共指之。曰此遊勇也。此逃兵也。此臨陣畏死之懦卒也。我儕今一人關意氣掃地盡矣。名譽掃地盡矣。即所存之生命亦將。

割肉六
此是更
一層處
危深也
勢不如
能動人
不反激
之故又

聽執法之官更巡徼之警卒執我戮我律以臨陣脫逃之罪矣兄弟輩爾雖死有子孫之郵昭忠之祠魂兮歸來不患無所憑依以視我儕爲天淵矣嗟乎去矣知負爾好兄弟矣將軍且哭且言激昂慷慨聲淚俱下不及詞畢一軍已動色相顧俄然將軍解衣抽佩刀厲聲向空呼曰好兄弟聽者僕忝爲統帥諸君生也同出死不同歸於心何忍謹割肉一片爲諸君奠以表此忱幽冥鑒茲尙其來饗即引刀刺臂割肉血淋漓置筵次乃命悉出營中餉銀尙數十箱將軍當軍門令曰諸君去矣國家用法嚴一入關則有死耳盍分此以爲逃資何如三令軍不應將軍曰諸君乃不願去耶不去則與死者同死耳諸君願之乎斯時一軍皆奮發譁曰死耳死耳其聲殷天將軍仍鎮靜不動衆響定乃四顧言曰諸君今日能一心如此死者幸矣今日之祭僕爲主諸君肯爲死者復仇僕當爲死者拜謝卽下

此仍是術
勝敵九

拜衆皆拜於是增壘浚溝以待數日法果來犯將軍身先士卒一戰大破之逐北五百里下諒山拔宣光薄文淵和議定然後班師

文中悲壯淋漓之處蓋脫胎於昌黎書張中丞傳後者參觀之可悟學文之法

◎行發局書正有海上◎

中華民國七年六月三版

文 字 初 桃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
著者 欽縣陳善之
印刷者 上海威海衛路三百〇九號有正印刷所
總發行所 北京廠西門有正書局

分售處
揚州昌江
鎮賈杭州
所正有分局

不神衛衛質最
老經生生用新
病新按矯結
不新
死療食摩癖婚
法法譜法法學
冊冊冊冊冊冊
三二三二三三
角角角角角角

#80

75-2983